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七

元 董真卿 撰

周易下經

經 ䷞ 艮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

弱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呂音訓咸陸氏曰如字兌宮三世卦取陸氏曰七具反本又作娶音同晁氏曰案取古文

集解 程子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朱子曰咸交感也兌

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纂註

郭氏雍曰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之謂咸 李氏舜臣曰有心則為感无心則為咸作易者易感為咸則知咸者无心之感也 李氏過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於求感非易之道也故去心而名卦以咸咸皆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 閭丘氏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於睽離故曰亨利貞 鄭氏剛中曰咸者夫婦之情恒者夫婦之道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

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雙湖先生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一卦重在三上而爻三為艮主上為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況二五又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二體又以艮為重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為感主而兌已是應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義此所以二少尤有夫婦感應之道而為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為得之

初六咸其拇

呂音訓拇陸氏曰茂后反馬鄭薛云足大指也子夏作踇荀作母云陰位之尊晁氏曰案母古文荀云陰位之尊則失之

集解

程子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

所處不失其宜矣 朱子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纂註

呂氏曰初與四應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蓋心感而跡未應也 馮氏椅曰九四心之象咸之主也下體自拇而腓腓而股皆聽命於心而初六正應九四則尤為所感之專者特去四尚歷三爻視腓之近以為行故未有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 雙湖先生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解九四解而拇亦指初也林黄中謂艮為指初在下體之下拇象然於他卦无艮而稱拇多不通詳見噬嗑初九爻下當觀文王於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絕无卦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使爻辭皆作於文王必互相發明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呂音訓腓陸氏曰房非反鄭云膊腸也膊音市

齎反王廙云腓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晁氏曰案腓肥同音

集解

程子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朱子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纂註

楊氏時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象　徐氏曰咸體宜靜二柔不知順理而躁妄失正故凶　蘭氏曰腓在下體之中隨股而動者也上有九五之正應隔礙於三不能交感隨九三之股而動則凶然六二中正能安居以待九五之正應則吉　余氏曰自王輔嗣以腓為躁動之物而諸儒因之但以實驗之則腓豈自動者蓋

腓居內而附於脛猶六居二而輔於三動止不由已者也方其止於艮也雖不能拯其所隨之三而猶未失腓之正也若自所感而動則失腓之常斯為凶矣居則復常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朱子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劉氏曰股在下體之上三象也雖於拇為大於腓為剛然感於上而動則均也 鄭氏汝諧曰初與二陰也感於陽而動故其咸為拇為腓三陽為艮主宜止而不動今亦說上陰而應

之故為咸其股　雙湖先生曰股互巽象然咸以人身取象初拇二腓則三當為股矣固不專以巽取也執其隨艮止象若不執而往則吝矣大抵下三爻用靜吉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呂音訓憧憧陸氏曰昌容反馬云行貌王云往來不絕貌廣雅云往來也劉云意未定也徐又音童又音鍾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大家反

集解

程子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

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所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一作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所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令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

復能及遠矣

附錄

程子語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不得只憑地看過更留心語錄）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定性書）

朱子語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它一心又欲它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它又欲它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僩）問咸九四傳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 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它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

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无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木之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爾 淵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 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如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憪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

淵 問伊川解屈信往來一段以屈信為感應若不相似

何也曰屈則感信信則感屈此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入則又出出感入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信非感應而何　凡在天地之間无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　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无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常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　寓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趙致道問感

通之理曰感是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

纂註　蔡氏曰四當心位不曰感其心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无不感通者亦惟此理之公无係於物云爾有心則拘矣故不言心　馮氏椅曰朋正應一云九三九五　胡氏曰失其正道本有悔也若守之以正則吉可獲而悔可亡　蘭氏曰易言貞吉悔亡者三交咸也大壯未濟也皆以九居四履非位悔也故戒之雖有應在初而近礙九三未能相與交感故戒以貞固則吉　王氏安石曰思者心之動也蔡氏曰憧憧懷思慮也往來應感也憧憧容心于應感也　楊氏時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　齊氏曰

憧憧動心之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來也无迎於往也无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雙湖先生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爲往來之爻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內而不可見故特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呂音訓脢陸氏曰武杯反又音每心之上口之下也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又音灰廣雅云胂謂之脢胂音以人反晁氏曰或作脄作膴作骸說文作脢背肉也易咸其脢說文胂夾脊肉也子夏鄭虞許王皆曰夾脊肉獨王弼心之上口之下說之未知所出

集解

程子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

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朱子曰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附録

朱子語問程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説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纂註

蔡氏曰脢无所感者无所感故无悔　項氏曰查許國學於陸佃謂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脢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　馮氏椅曰咸其脢心感而欲言之象脢喉之出納所説者以為脊胂非自心而脢脢而口其序也又曰爻居心上口下則脢也心有所感然後動於脢乃形於言言之是非係乎所感之邪正而爻居其閒邪正係四而是非係上故无悔尤也　李氏過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无復有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呂音訓輔陸氏曰如字馬云上頷也虞作酺云耳目之閒稱酺頰晁氏曰案酺今文輔字頰陸氏曰

兼協反孟作俠鼂氏曰紫古文作夾

集解

程子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朱子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附錄

朱子語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文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答云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易說

纂註

李氏過曰輔頰之兩旁骨背後可得而見者詳見艮卦

楊氏時曰兌三索得女則上六兌之主也兌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然不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也　蔡氏曰咸感也感通之理具于人之一心唯能存其寂然不動之體則感而无不通矣故无心者不能感而用心

者不能咸感也初之拇二之腓三之股上之輔頰舌皆用於心以動為感者也五之脢无心而不能感者也故皆不得咸感之正惟四當心位可得咸感之正者然有心於致感則所感非光大之感也故人以憧憧之思為戒　馮氏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感於物而動故六爻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於心惟心正則所感正而所動皆正故以貞吉戒九四蓋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三爻足之象感於動者也上二爻喉舌之象感於言者也　程氏直方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又見脢之為背肉甚明　郭氏忠孝曰易道取諸身唯咸艮二卦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耶

大象傳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集解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

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受之此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朱子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附錄

朱子語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兑下艮兑上闕有澤口之象兑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象　秖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　僩

纂註

張子曰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慕皆非正吉　郭氏（雍）曰山澤通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

象傳

咸感也

集解

朱子曰釋卦名義

纂註

丘氏曰咸非訓感咸故感耳凡物兩相對待而後感應之理生故咸有感義又曰咸者感也所以感

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无心而為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呂音訓下陸遐嫁反

集解

程子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文上而剛文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　說音悅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纂註

蔡氏曰柔上上也坤上交乾而為兌也剛下三也乾下交坤而為艮也　蜀才曰咸

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　馮氏椅曰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　林氏栗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正女也君不下士而士從之非貞士也如是者不可取矣親迎之禮廢於夫婦之間就見之儀蔑於君臣之際為女為士者不待禮而行為君為夫者唯其易而畜之未有不悔於其終者也楊氏時曰止而說以卦才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柔不接非夫婦之正也　馮氏當可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是以二字總結上文之意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集解　程子曰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

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朱子曰極言感通之理

纂註 胡氏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言乾坤交而大化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二五交而治化行也 張氏彭老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翕張闔闢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慘舒榮悴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人聖人即天地也 雙湖先生曰乾本上而一陽下降坤本下而一陰上騰天地之感也互震反生而萬物化生矣二本九五下交有聖人感人心之象兌說既具而天下和平矣天地萬物感通人情寧不可於卦爻間見之乎

小象傳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集解 程子曰初志之動感於四

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集解

程子曰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集解

程子曰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朱子曰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纂註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

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暬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集解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朱子曰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集解程子曰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朱子曰志末謂不能感物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呂音訓滕陸氏曰徒登反達也九家作乘虞作滕鄭云送也晁氏曰鄭作滕送也虞作騰騰送也說陸氏曰如字徐音脫又始銳反

集解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朱子曰滕騰通用

附錄朱子語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　問咸內卦艮艮

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僩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心不快限則腰所在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必大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砥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道夫

纂註

項氏曰諸家謂滕口說為䛐之非也事自有當口說時訓誥誓命皆是也滕字虞翻作騰傳布之義　王氏宗傳曰上感之極滕口說以求感此感道之衰也

經 ䷟ 巽下震上

集解　程子曰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道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兑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

附錄　程子語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絢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吕音訓恒胡登反陸氏曰如字震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

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朱子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纂註

董氏曰月之圜為恒故詩云如月之恒蓋朏明魄暗以時進退而恒其常存者也　徐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孫氏曰咸以男下女以成其家既成其家不可以不正也猶君先下臣以成其國既成其國不可以不治也故恒以二長相與因見正家之道　李氏舜臣曰易中諸卦大率皆以兩兩相從而合兩為一陰陽相等則其為用可以至於久大不爾偏陰偏陽造化將无所寄其作用矣然以巽遇艮而陰老陽少則為蠱以兌遇震而陽老陰少則

為歸妹不若咸少男少女之相配恒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曰亨曰利曰吉曰无咎蓋无所往而不可也　蔡氏曰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即氣化也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聚水之蟲魚皆自然而生者也　變湖先生曰上經固以天道言也然乾坤亦有父母之道焉下經固以夫婦言也然艮兊巽震亦有男女之道焉惟論天地夫婦而獨不及父母可乎至若恒卦特以震上巽下男尊女卑不瀆不僭為可恒之道故亨而无咎如論諸爻初二四五爻皆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利有攸往卦變也恒自泰來泰初四變則為恒言泰之初利往而居四以成恒也文王彖辭中取卦變在下經可見者凡十卦恒解損益夬萃井漸歸妹巽各解見本卦下而其所以然之故詳論見於泰卦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呂音訓浚陸氏曰荀潤反

深也鄭作濬晁氏曰案濬古文浚篆文皆深也

集解

程子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一作吝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纂註

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

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雙湖先生曰恒初乃恒上之反兌澤反為巽入故有浚恒象文不正故戒以貞亦凶況於不貞乎

九二悔亡

集解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朱子曰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附錄

朱子語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卻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

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纂註 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文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呂音訓或承陸氏曰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承

集解 程子曰三陽文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朱子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附錄 朱子語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呂燾

纂註 郭氏忠孝曰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 馮氏椅曰巽為進退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

以悔亡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為躁卦缺

是以不恒其德也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為恒其德象意甚明

九四田无禽

集解 程子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朱子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纂註 蔡氏曰四為動主處位不中好變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淺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田者奔馳无常所故取以為象 程氏曰易以田喻用武馭世任小人久處高位一旦事變无不敗績九四以之 雙湖先生曰師六五田有禽以其有坎為害田之豕也恒九四田无禽以應則初陰深入於下既不可得又於坎體无取他如比解皆有坎體巽有互離離為雉亦在所可取恒雖有巽雞兑羊震龍皆非所當獵者故獨曰无禽合諸卦論之取象甚明又見師六五爻下

六五恒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集解程子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一則字在其字上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大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五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朱子曰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朱子語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䀾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

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銖

纂註

王氏宗傳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而六五以柔居中故也　孔氏曰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　李氏過曰男上女下五雖男位而以六為恒二雖女位而以九為恒以五之柔下從二之剛夫柔而婦剛非可恒也貞於柔婦人則吉夫子則凶　楊氏萬里曰五長男之正體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為夫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為恒宜其凶也　馮氏椅曰以言其爻之德則柔順為正在婦人則吉也非夫子之義也以言其卦之體則以弱男從強女在夫子則凶也德則為婦之柔位則為夫之尊易故兩存其義焉　雙湖先

生曰六五不正故戒之曰若以柔為貞則婦人吉而夫子凶矣益柔非夫子所宜也必陽剛之貞乃可以反於吉耳

上六振恒凶

呂音訓振陸氏曰之刃反馬云動也鄭云搖落也張作震晁氏曰虞張作震動也說文作榰䃭石古用木今以石易榰恒凶音支

集解

陸希聲謂作振本作寘說之不如陸氏據何本

程子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 朱子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纂註

司馬公曰振者木之搖落也上以柔弱之質當恒久之終體動而應風搖落之象也恒久之道由兹而隳故凶

馮氏椅曰初上本末也巽木在下而文以柔弱在上九

三應之有風以動之其末振而揺落之象没其本而振其末失其道矣　蔡氏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常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厥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厥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象乎　李氏舜臣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交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大象傳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集解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纂註

李氏過曰雷風天下之至震動者衆人當雷風

震動之時必倉皇自失改其常度惟德至於舜然後弗迷是舜能有常故處風雷震動之時視如平日可見胷中之有常故君子於此當立不易方若做箇事確爾如是初不因人作輟也　雙湖先生曰震巽木有立象雖巽先震依然同處東南故有不易方象　丘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所以不同也

彖傳恒久也集解程子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集解程子曰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一作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

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恒字一卦剛柔之文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纂註　鄭氏忠孝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集解　程子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集解　程子曰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朱子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

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附録 朱子語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淵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集解 程子曰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朱子曰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附録 朱子語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道夫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

云云曰他正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 砥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恒非是個

纂註 王氏宗傳曰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暑晝夜寒暑相為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有往而不利則止有今日之晝夜今歲之寒暑烏有來日晝夜來歲寒暑乎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集

解

程子曰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二字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極言恒久之道

附録

朱子語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羞惡惻隱是非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卻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卻只一般常常恁地這便是觀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淵

纂註

楊氏曰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凛寒凛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即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恒恒而變也

雙湖先生曰合象辭䟽之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此名卦所以有取於恒也曰亨无咎者以其利在於貞也恒久之大者莫如天地天地之道亦貞觀而已卦自乾坤交故以天地言曰利有攸往者以二體相仍終則有始也巽終於三有震陽以始之震終於上又有巽陰以始之无間容息也六位相函坎離錯居而互乾體其間有日月得天之象以巽遇震始乎春夏之交而成乎春包括寒暑又有四時久成之象六五得中剛柔並用自東南以決于正東道化周被又有聖人以恒道化成天下之象焉天地萬物之情豈不可見於此乎　鄭氏雍曰象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小象傳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集解　程子曰居

恒之始一作常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附錄 程子語或問劉貢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逖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集解 程子曰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纂註 張子曰以陽係陰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鄭氏曰於卦為恒而以剛居中能久中之象也雖位不稱德而六五應之悔亡之象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集解 程子曰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纂註 鄭氏雍曰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 鄭氏汝諧曰三過剛而純乎剛既不常其德又以其剛介於二剛之間進退

无所容於人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集解程子曰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纂註馮氏椅曰九四田无禽之象經以初六隔二陽不為之應今象但以失位為解位不當自是孔子之例也位不當與九二爻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集解程子曰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纂註鄭氏忠孝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婦人吉夫子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集解程子曰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

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經 ☶☰ 艮下乾上 集解 程子曰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呂音訓遯陸氏曰徒困反字又作遂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迹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乾宮二世卦晁氏曰案古文作遂字遯篆文或作遂云遁亦篆文遷也不與遯通

集解 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

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文相類

附錄

朱子語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答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易說

纂註

毛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利貞為小人計也小人以貞為利　李氏曰遯亨雖遯也乃所以亨也　雙湖先生曰小利貞專主在六二文言因其得正戒之以貞

固自守為義且以寬君子之憂也單氏曰三陰進而為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於否猶可小利貞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朱子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附錄

朱子語遯尾厲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淵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熹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更分明銖

纂註

蔡氏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剛者遯亦從而

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勿用有攸往以其質居其時不可遯也　馮氏椅曰爻有銜象有豎象以人言之則其象豎上首而下足也以物言之則其象衡前首而後尾也　林氏栗曰謂其體艮居下故戒以勿用有攸往　王氏宗傳曰陰之始長聖人防之過之而微其辭曰遯尾厲又昌言以戒之曰勿用有攸往此非為小人謀為君子謀也　雙湖先生曰遯卦名也以六居初遯之尾也陰長而不正故有厲勿用有攸往戒其勿進而迫於陽也又究論之遯之初即姤之初也姤初先戒以往凶之占後申以羸豕之象遯則先象而後占尾是象厲是占而又戒以勿用有攸往其抑遏小人之意則一也然則尾其羸豕之尾乎兩爻可以互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呂音訓勝陸升證反又音升說陸氏曰王如字解說也師同徐吐活反又始銳反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

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説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朱子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附録

朱子語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吐活反鉄

纂註

蔡氏曰執固結之義　司馬公曰牛革取柔而堅韌鄭氏東卿曰三剛居外有革之象　孔氏曰遯之世避内出外二處中居内非遯之人也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固執留之唯有中順之道可以安之也鄭氏剛中曰王弼徐邈讀説為解説之説與輿説輻左氏説甲之類同　雙湖先生曰遯六二爻辭與革初九同有用黄牛革之象益革下體本離革初上相易則成遯離稱黄離亦稱黄牛故取黄牛革象同特革初用以自鞏遯二用以執三為不同耳又嘗即遯之全體觀之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

不言遯二四五上皆言遯是陰爻无取於遯之義也二以近三陰陽相得固結而不可解所以六二言執而九三言係未見其有遯之義也今本義謂二有必遯之志愚非敢求異也姑記其說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呂音訓係陸氏曰古詣反本或作繫晁氏曰案古文作系

集解

程子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朱子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附錄

朱子

語問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専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邪答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易說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纂註

徐氏曰係戀也三比乎二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　蘭氏曰九三為艮之主二陰浸長而止之於內是畜二小人於內曰若畜之以臣妾之禮則吉不可使與於政事也　程氏曰遯而有所係此以巽取象又為不果之意　馮氏椅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遯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

今九三為二陰所拘係而不得説將為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内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其所以為君子慮者不其周乎　郭氏忠孝曰剥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　齊氏曰剥五天子也故稱宮人寵遯三諸侯也故稱畜臣妾大槩待小人之道當如此耳故彼旡咎而此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吕音訓好陸呼報反象同否陸氏曰音鄙象同惡也徐方有反鄭王肅鄙反云塞也晁氏曰徐疾讀為然否紊古文作不字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　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朱子曰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絶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否方九反）

附錄 朱子語錄

而遠於初也

纂註 王氏（安石）曰有應於內所謂好也有好而遯何也已在外而遠於初也 馮氏（椅）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 徐氏曰好猶情好契好好也九四爻剛位柔故又設小人之戒 侯氏曰君子剛斷故能捨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郭氏（雍）曰九四而上其遯皆美乾德剛健中正何適而非善乎 雙湖先生曰小人不如此則不吉亦有否塞義二音皆通

九五嘉遯貞吉

集解 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三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

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朱子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順則吉矣

附録

朱子語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始得砥

纂註

楊氏時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故曰嘉遯　朱氏曰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不復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也　李氏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嘉者陰陽之合而亨故婚姻謂之嘉禮　馮氏椅曰易中言嘉喜慶皆以君臣陰陽之情好為義喜者初相得之辭也慶者交相得之辭也嘉者君嘉臣之辭也　都氏曰五雖有君人之象而不皆人君也故坤之五臣之盛也晉之五進之盛也旅之五旅之盛也而遯之五亦遯之盛也此不

可為典要唯其時物之義所以為易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呂音訓肥陸氏曰如字子夏云肥饒裕晁氏曰陸希聲云本作飛說之未知陸所據

集解

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纂註

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也故无不利　馮氏椅曰肥豐裕也遯而以道自裕之象自五以下不免應陰唯此一爻在外无所應也蓋陽為陰所薄則瘠純陽无陰則常饒而肥故乾在秋為瘠焉　耿氏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文超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　石氏曰日往則月來寒往

則暑來日月寒暑尚不能久況君子之祿位富貴而可以久處之乎 王氏湘卿曰遯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 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 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

太象傳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呂音訓遠陸袁萬反

集解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附錄 朱子語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云憑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

事也易訛

纂註

鄭氏汝諧曰天山不可以為遯得意而忘象可也　蔡氏曰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彖傳

遯亨遯而亨也

集解

程子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

附錄

朱子語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更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皆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　砥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集解

程子曰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一作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朱子曰以九五一爻釋亨義

纂註

蘭氏曰九五陽剛當位反應六二與時之義也

又曰小人長君子不遯禍矣安得亨故曰遯而亨言亨由於遯也　李氏舜臣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弘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遯之時剛當位而應者盖所以隨時用權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呂音訓長陸丁丈反或如字

集解　朱子曰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遯之時義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盖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

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朱子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

附録

朱子語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與否初二文相似　砥問程傳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本義釋小利貞與程傳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浸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浸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能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　銖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

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纂註 雙湖先生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卦有巽有乾居春夏秋冬之交故有取於時義

小象傳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呂音訓何陸氏曰音河諸何可反今不用

集解 程子曰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執用黃牛固志也

集解 程子曰上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一作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呂音訓憊陸氏曰蒲

拜反鄭云困也廣雅云極也王肅作憊荀作備晁氏曰案備古文憊字 集解 程子曰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纂註 馮氏

椅曰憊困也解屬字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否俯九反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集解 程子曰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纂註 鄭氏汝諧曰二曰固志五曰正志二欲以是結其君也則二无所為入矣乃是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集解 程子曰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經

䷡ 乾下震上

集解 程子曰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呂音訓大壯陸氏曰莊亮反威盛強猛之名鄭云氣力浸強之名王云壯盛也廣雅云健也馬云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為傷坤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朱子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而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纂註 馮氏椅曰壯者氣力強盛之名

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 朱氏曰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

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　耿氏曰小者壯則非其宜也始女壯勿用取是也大者壯乃其宜也　丘氏曰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以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　雙湖先生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而成卦之主又重在九四一爻然則戒四尤切也四雖不正聖人方喜其震動得時故但戒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集解　程子曰初陽爻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朱子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纂註　徐氏曰趾

在下初象三剛在前未可進也趾進則進犯乎剛而其凶必矣　馮氏當可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鋭如此何為不凶　程氏曰大壯則止欲養其壯以有待　蘭氏曰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為前趾何也曰夬五陽已盛將夬一陰初九前往而不可過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往不勝為咎大壯則四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即往故謂之趾而直繼之以征凶有孚也　雙湖先生曰趾象詳見噬嗑初九文下本義必字釋有孚義

九二貞吉集解

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中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朱子曰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

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　劉氏曰二之應五以陽剛承柔用剛得中乃能貞吉四剛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亡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呂音訓罔陸氏曰羅也馬王肅云无羝陸氏曰音低張云羖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觸陸氏云徐處六反藩陸氏云方袁反徐甫言反下同馬云籬落也羸陸氏曰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虆鼂氏曰案古文作累孔穎達亦云羸拘纍纏繞也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

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貞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附錄

朱子語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這箇是夾注底兌卦兩畫當一畫　淵

纂註

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乎剛固守乎此以為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兼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為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四也羸拘纍纏繞也進則

為四所用故以羝羊羸角為象 李氏過曰用壯用罔理義與血氣之別也 京氏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 劉氏曰三欲應上而四隔之以重剛不中而銳於進凡用壯如此者未有不羸角 馮氏當可曰易取象變通不一方言大壯則四陽為一類以三言之則九四當前别為震體三之壯則以四為敵也 南軒張氏曰四陽之進亦羣羊之象 胡氏允曰藩取震為竹為萑葦之象四陽五上陰故有藩決之象也 馮氏椅曰大率乾下必上復上卦為陽卦者必阻之需大畜是也大壯合二體觀之則九三在三陽之前故觸九四之藩益三陽皆欲闘九四以上復 雙湖先生曰聖人於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三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謂小人當此之時用其壯君子當此之時用其罔耳凡羊象九三以全體言則為羊在乾

體則象羝羊上六亦以全體象羊而以在震體稱羝羊也　余氏曰易文辭言君子小人者必以相反取義大壯之三即遯之四不應一言德一言位也用罔正用壯之反耳貞厲之占戒也羝羊之象重戒也姤初六始言貞吉繼之以見凶又繼之以羸豕孚蹢躅反覆丁寧與此相類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呂音訓決陸音穴象同晁氏曰虞讀為夬決之決輹陸氏曰音福本又作輻

集解　程子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輻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　朱子曰貞吉悔亡與咸

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蕃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 鉄

纂註 張氏清子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正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 蔡氏曰九四為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悔得正而吉其悔可亡藩五也決開也以剛決柔易而无困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剛壯輹之象 雙湖先生曰九四亦不正而云貞吉者亦戒之也與九二義同以此觀之卦辭貞吉為二四兩爻明矣輿輹詳見小畜九三爻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呂音訓喪陸息浪反象同易陸氏曰以豉反象同鄭音亦謂佼易也陸績作場疆場也晁氏曰案易乃古文疆場字與象數合

集解

程子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羊雖壯无所用也 朱子曰卦體似兌有羊象馬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附録

程子語喪羊于易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廸

朱子語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説如此只且仍舊耳 錄

纂

註徐氏曰六五為剛所決故曰喪羊然以柔居中易而无拒故无悔　馮氏椅曰喪羊以平易而失剛彊之象　郭氏京曰喪牛于易文象皆誤作羊　愚案郭氏舉正　先儒多取之但此以羊為牛未敢謂然以卦之全體言則為厚畫兌三至五又互兌故三四五六皆言羊也睽旅喪牛以有離耳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集解程子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朱子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

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附録

朱子語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銖問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　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荅云當如大畜之例　易說問大壯本好文中取却不好睽本不好文中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文不如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文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文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用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道夫

纂註

蔡氏曰羝羊取在上用角之義大壯之時

剛者壯也柔居動體之極見剛者壯亦從之而用壯不知其不可也故其進退皆无所利艱則吉者苟知其難能安乎柔而不進則吉也　李氏舜臣曰陽之上進三自當與上應唯三居乾健之極上居震動之極而皆好動急於求合故无所利唯知艱難而待之則四乃諸陽之類終不能碍其婚匹之相從也　丘氏曰當以壯上遯初二爻觀之遯剛遯也初六以柔處遯之下見剛者遯亦從而遯焉聖人謂柔者不當遯也故有勿用攸往之戒壯剛壯也上六以柔處壯之終見剛者壯亦從而用壯焉聖人謂柔者之不能壯也故有无攸利艱則吉之戒凡人有是才而後可以為是事无其才而冒為其事其不敗者鮮矣　雙湖先生曰九三居乾體之極在下卦之上剛動而欲進上六居震體之極在上卦之上動極而在上又卦有互兌全體有夾畫兌故皆取羝羊用角之義又三與上為正應本當有合者也然三欲進而為四所隔故羸其角而不能應乎上上雖與三為應

而窮於上故既不能退而得乎三又不能遂而成其進故无攸利必艱難自守以待之庶成其吉耳

大象

傳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集解

程子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子曰自勝者強

附録

朱子語或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以為自勝者為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燁

纂註

蔡氏曰禮者正大之文以天而動取二象言　馮氏去非曰天上而

澤下所以為禮天下而雷上宜其戒非禮也徐氏之祥曰禮天秩乾象震為足履屬震象

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集解程子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謂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集解程子曰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　朱子曰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附錄朱子語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煇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

大是説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説此學蒙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道夫

纂註

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　程氏曰天地之情常欲陽伸而陰屈　劉氏曰天地使陽居大夏以顯其功使陰居大冬而委於不用此天地之正大也　蘭氏曰復者一陽在内而甚微故曰心心者在内而難見大壯則四陽壯盛已形於外故曰情情則顯於外而易見竊謂心難見故曰其見乎情易見故曰可見矣　李氏舜臣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象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　雙湖先生曰乾象為天震坤初爻變坤象為地震方復於坤下為見天地之心心在内以靜為主者也震既動於天上為見天地之情情在外則全以動為言者矣

小象傳壯于趾其孚窮也集解

程子曰在最下而用

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朱子曰言必窮困

九二貞吉以中也集解程子曰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集解程子曰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朱子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藩決不羸尚往也集解程子曰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纂註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可以上進也故曰尚往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集解

程子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

跛危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不能退

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呂音訓詳陸氏曰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晁氏曰案古文祥字

集解 程子曰非其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經 ䷢ 坤下離上

集解 程子曰晉序卦物不可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

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附録

朱子語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先生答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其義自有不同此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道夫問晉傳曰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答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易説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呂音訓晉陸氏曰孟作齊子西反義同乾宮遊魂卦晁氏曰說文作晉案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康陸氏曰美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績云安也樂也蕃陸氏曰音煩多也鄭發袁反庶陸氏曰如字衆也鄭讀為遮

止奢反謂蕃遮禽也三陸氏曰徐息暫反衆同接陸氏曰如字鄭音捷勝也

集解

程子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附錄

朱子語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得這箇物事淵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淵

纂註

徐氏曰晉進也不謂之進而謂之晉者晉有明盛之義馬坤象

蕃庶坤衆象晝日三接離明在上象如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李氏舜臣曰晉明出地上而大有明在天上也離卦乃曰晉晝也蓋對夜而言也天包地外而日出入於地外空處日入則夜地掩其明也出則无有掩之者矣　程氏曰祭統云成王康周公賜以禮樂鄭氏注云褒大之也　姚氏小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也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馬匹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觀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　雙湖先生曰馬坤坎象晝日離象三接坤三爻象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呂音訓摧陸氏曰罪雷反退也鄭讀

如南山崔崔之崔晁氏曰虞云摧憂愁也王弼謂退云說之案鄭乃得象意罔孚裕晁氏曰說文作有孚云裕衣物裕也易有孚裕无咎

集解

程子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然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錄

纂註

馮氏椅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感感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　毛氏曰晉如者諸侯之朝覲也摧如為四所間也摧故在彼吾不可以

不正吾不可以不裕 劉氏曰君子之於正不可以人之不見孚而改其度 雙湖先生曰初應四四艮止初進而遇止有阻摧象又互坎坎為心又為險而有信乃罔有艮體止不下應故又有罔孚象文不正故戒以能正則吉坤體寬裕故誨以能裕則可以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吕音訓愁陸氏曰狀由反鄭子小反云變色貌

集解

程子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可為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 朱子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

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附錄

朱子語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推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文必有此象但令不可曉耳錄

纂註

徐氏曰六二欲進而才柔无應故晉如復愁如言不能无憂也然上雖无應而同德相感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 毛氏曰本欲晉如乃愁如九四間之也能守其正終必合矣 李氏舜臣曰五以陰柔居尊位王母之象 雙湖先生曰晉如愁如二欲進而復愁以其无應於五也五下互坎為加憂二欲進而前有坎險又為艮山所阻故有憂愁之象以能守正故終得吉

六三衆允悔亡

集解

程子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

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益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朱子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附録

朱子語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 銖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云信之亦安得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 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道夫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易說

纂註

李氏過曰三正康侯之位初之罔孚衆未允也二之愁如猶有悔也三居侯位德孚於衆進得所願而悔亡也 齊氏曰三侯位有衆者也 毛氏曰未信而遽進有悔在後衆允而後進其悔乃亡 雙湖先生曰三處順之極由初之罔孚二

之愁如至三則順之極而衆允矣三方成坤體有衆象坤土居五行中有信象上互坎亦有信象

九四

晉如鼫鼠貞厲 吕音訓鼫陸氏曰音石子夏作碩鼠碩鼠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碩鼠晁氏曰翟云作碩鼠九家作鼫鼠

集解 程子曰以九居四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纂註 蔡氏曰九四下連二三有艮象故稱鼠才剛故稱鼫位柔文剛貪據高位喜接衆柔前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鼫鼠之象也守此之貞危孰甚焉故曰貞厲 馮氏椅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益田鼠也又曰鼠晝伏

者也晉之離晝也在離之下伏於晝者也有竊據衆陰之勢故象鼫鼠　孔氏曰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注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項氏曰今俗稱土狗是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呂音訓失陸氏曰如字孟馬鄭虞王皆作矢馬王云離為矢虞云矢古誓字晁氏曰荀云離射也說之謂虞非餘皆是若作失於象數不合

集解　程子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

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附錄

朱子語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易說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亦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

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僴

纂註 毛氏曰三陰未始不順也而九四阻之此聖人所以因文取義以曲盡天下之情也於初二訓之以貞吉所以懷其下也於五訓之以失得勿恤所以迪其上也此與王假有家勿恤吉其義略同 丘氏曰失得主三陰言為四所間失也終與己合得也 蔡氏曰位不當故有悔居中故亡處大明之中而才柔故有失得之累不以為憂則不為累進而得剛吉且利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集解 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

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朱子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附錄

朱子語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　道夫問晉其角維用伐

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隳費隳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有窮矣銖先生看必大與廬陵問答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說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必大

纂註

徐氏曰離為戈兵故有伐象邑謂內地之私邑坤體在下之象 句氏曰有應在三而四非理據之四處已下若我邑焉伐之然後三來以戰而服危乃得吉也 李氏開曰晉而至於角前无餘地矣伐其邑自治也春秋之墮三都其策雖窮然不猶愈於不墮乎雖危而吉此公至自圍郈所以善之也 馮氏曰六位之象以獸言則初為尾上為角吉无咎者師之占辭也蓋用兵則必有咎唯用兵之吉則咎可免

也　趙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　郭氏雍曰晉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　雙湖先生曰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剛上之象上九與九四皆不正一云貞厲一云貞吝者蓋云雖正猶厲猶吝況不貞乎其戒警之意抑又深切矣案離為市亦有邑象姑備一說　子夏曰以柔德治者不能威肅終當用師謙復離是也謙復皆五陰離柔得位然陰始為柔其終陰勝則為肅殺矣

大象傳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呂音訓昭晁氏曰周氏作照字

集解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朱子曰昭明之也

附錄

朱子語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息也故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太學章句

纂註 雙湖先生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它卦矣　房氏曰乾曰自彊晉曰自昭天行日進誰使之哉　朱氏曰明德者已所自有也進而不已其德自昭自已為之人力无所施也

彖傳晉進也

集解 朱子曰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呂音訓上

行陸氏曰時掌反凡上行並同

集解 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在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

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朱子曰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附錄

朱子語易是虛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易說

纂註

丘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附順被其寵錫待遇之禮而衆多榮顯也 易氏曰柔進而上行以晉自觀來柔進於五者言之 毛氏曰柔六五也進而上行明三陰與五同德也且進陽退陰者易之常令三陰進而上行不幾於進小人乎六二曰于其王

母受茲介福明所進者坤之順也非小人也進之者五之柔也惟其同德而後相與猶大畜之剛上而尚賢也又曰三代以上尊尚封建故以諸侯之從違為興衰之侯上明下順成康之隆不過如此 胡氏曰易言柔進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以見柔進上行之例 林氏栗曰晉有諸侯朝王之象馬坤為土為民有土有民諸侯之象也康侯諭也古益有錫馬蕃庶而蒙三接之寵者故象辭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上行之義猶 帝乙歸昧箕子明夷之象也

小象傳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集解 程子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人之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

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朱子曰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纂註

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闚處其地危可知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

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已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纂註 楊氏時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惟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經 ䷣ 離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臣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呂音訓明夷陸氏曰坎宮遊魂卦 集解 程子曰君

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

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貞而自晦其明也

纂註

王氏宗傳曰其在人君則為昏暗其在賢人則為晦藏　趙氏曰不特遭時之昏暗人有蔽於物汨於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　孔氏曰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　李氏舜臣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蓋諸爻之中不幸而或遇艱難之象則以艱難之辭戒之他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也此蓋觀明入地中之象知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六十四卦言利貞者非一如坤利牝馬之貞家人利女貞同人利君子貞不過各因其才而為之義獨明夷加以艱字則其時可知也

其商之末世乎文王抱明於躬而處紂之時深感此象故托意以為世戒抑以自警也　齊氏曰艱貞危辭也泰與大畜之九三噬嗑之九四各不幸而遇艱也故皆曰利艱貞　雙湖先生曰艱則患難之時也處此時者利在遭患難而守其貞故曰利艱貞明傷於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六二當之乎象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其不可見於此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集解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朵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

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朱子曰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之也

纂註

龔氏曰明夷難在上初宜下不宜上故飛而垂翼就

下也　蘭氏曰陽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禍見幾先遯　荀氏曰離為朱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曰垂其翼　王氏安石曰三日不食棄其應之象　丘氏曰主人主我者謂應文四有言訝其去之早也　蔡氏曰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去上獨速故傷者淺　雙湖先生曰龔蘭義通但无夷傷義益離為飛鳥二陽象翼初在下亦有被傷垂翼象三日離三爻象食前互坎象下體未成坎有不食象主人四言互震聲象飛垂翼象辭君子以下占辭然占辭中亦多取象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呂音訓夷于陸氏如字子夏作睇鄭陸績同云旁視曰睇京作眱晁氏曰陸希聲作睇九家无此夷字直云明夷于左股說之案睇眱同音題夷古文眱篆文睇今文睇又作䁯又作眤皆通迎視也合象數股陸氏曰音古馬王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

躲云自辰右旋入丑晁氏曰九家作股說之案此約周髀而言當作股承令本作拯陸氏曰拯救也拯說文云舉也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晁氏曰後人便作拯字誤也九家亦作承云升也

集解

程子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 一作其 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 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

語問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是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易說

纂註

徐氏曰初傷其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則害于行矣二在下故曰左兵法前為右後為左今人以下移為左遷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獲免於難而吉也 蘭氏曰左陰右陽豐之折右肱終不可用則明夷雖傷左股而不害也 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之 夫南狩獲其大首武王之事也左股見傷羑里之厄也 楊氏萬里曰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救也小象順以則者有君人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矣乎 雙湖先生曰咸以三為股明夷以二為左股只在下體三四爻取象不必泥說卦巽為股也馬互坎象渙初六亦曰用拯馬壯吉初六正坎體亦以坎為

馬象況二卦皆有互震在前亦馬象鄭氏剛中曰大抵殺傷拯溺非健速不可故皆以馬壯言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呂音訓狩陸氏曰手又反本又作守音同晁氏曰說文作狩云犬田也易明夷于南狩說之案守古文狩今文

集解

程子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功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

暗之主謂之大首　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纂註　丘氏曰九三專南狩之權一舉而獲其首惡之大者　朱氏曰自二至上有師之體坎為中冬狩之時離為南三動之上南狩也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離為甲胄戈兵故象狩獲　郭氏雍曰不可疾者離之性炎之過則暴故戒　項氏曰貞字自為向南狩不得已而為之匪棘其欲也故曰不可疾　王氏宗傳曰他卦九三與上六為正應在明夷則為至明克至暗之象　李氏過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為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為貞各當其事也　李氏舜臣曰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為夜又曰明夷誅則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集解　程子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明顯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于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朱子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

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附錄

朱子語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卻以是為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主六五卻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卻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 銖 于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 淵

纂註

劉氏彌邵曰微子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知其君之不

可以圖存也又知商之不可復興也事之不可諫之不從其留也无救於宗祀之滅其去也猶足以存什一於千百也故曰獲明夷之心象曰獲心意者微子獲存宗祀之心意也　李氏曰自初至三同為離體三則武王之事自四至上同為坤體上則商末之事也益四與上同體既親且近處腹心之地矣然左非有為之所雖處腹心而不見信任於是深知其心不可與存商出門庭以趣周也　鄭氏剛中曰干寶云一為室二為户三為庭四為門六四在門庭間故以出為言　雙湖先生曰腹坤象四進坤體故曰入去上六猶隔六五故曰左腹獲得也傷人之明者上也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幸而稍隔尚可避去故曰于出門庭節初九户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為户陰為門今六四稱門庭蓋指本爻之象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呂音訓箕子陸氏曰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

漫衍无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晁氏曰按其古文箕今文張寶荀爽荄滋之説見斥於劉向班固鄒湛矣集解程子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以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難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附錄

朱子語寓問商有三仁集註言

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亢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人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作狂所以易中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它外雖狂而心則定也寓

纂註

王氏湘鄉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因奴利且貞也以六居五乃能利貞　雙湖先生曰卦辭惟曰利艱貞而文辭以箕子當六五一爻又以六五盡卦之義曰箕子之明夷即艱也曰利貞即過艱難之時而利在貞正也故夫子象傳以文王當一卦之體而以箕子當卦辭之義可以見矣五陰柔不正故戒程子已言之朱子曰爻辭以

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者自是一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集解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之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附錄 朱子語明夷未是說暗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暗君如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耶之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淵

纂註 郭氏京曰上六至晦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 徐氏曰下

三爻離體明也上三爻坤體暗也上六暗極所以為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遠近淺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二則傷股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三則與上為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暗尚淺有可去之道五則迫近於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有如此　雙湖先生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為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為晦各有不同也五上為天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上方成又有入地之象當觀朱子賛易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此文王周公為垂世立教而作易豈欲故以明夷一卦紀商周之事哉卦爻自有此象則繫此辭自後世觀之非特箕子一爻紂君臣當時事體无一不與

明夷卦爻相似耳若謂先因此事而後為此辭則六十四卦只載六十四事文王周公之志荒矣

大象

傳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呂音訓莅陸履二反又律秘反

集解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附錄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明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易說

纂註蔡氏曰涖明離象衆晦坤象

李氏開曰莅衆必用晦晦其明而自不可掩前旒黈纊益取諸此

東萊呂氏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

之入焉有暘谷之明

象傳明入地中明夷集解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呂音訓蒙大難陸氏曰乃旦反下同鄭云蒙猶遭也一云蒙冒也文王以之陸氏曰王肅云唯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箕子同集解程子曰明入于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集解程子曰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

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朱子曰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纂註

都氏曰明夷日之遇夜而入于地中之時也　張子曰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　丘氏曰內文明則不失已而詭隨外柔順則不逆時以干禍文王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得一爻之義故以六五言　李氏開曰晉外景也明夷內景也晉明乎外明夷明乎內晉以順用其明明夷以順保其明外有蒙蔽而用其明則必傷矣

小象傳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避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朱子曰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纂註

王氏宗傳曰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祿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

也集解程子曰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集解程子曰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集解程子曰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集解程子曰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集解朱子曰照四國以位言

後入于地失則也集解程子曰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

失則失其道也

纂註 楊氏萬里曰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昏棄失德而為獨夫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也

經

䷤ 離下巽上

集解 程子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也自内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

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呂音訓家人陸氏曰說文家居也案人所居稱家爾雅室內謂之家也巽宮二世卦是

集解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纂註

王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言女也 馬氏曰男以女為家家人以女為與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曰利女貞 趙氏曰卦唯二陰爻一居二一居四各得其位 鄭氏汝諧曰長女處下而巽順乎陽中女居中而附麗乎陽婦人之義有三從葢盡從陽之義此女之貞也 雙湖先生曰女正實兼二四言然爻唯二稱貞吉則六二一爻尤重故本義唯言六二又觀離下巽上順長中之序則二女皆正若離上巽下失長中之序則二女皆不正故別

取象於鼎不得以取象於家人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呂音訓閑陸氏曰馬云闌也防也鄭云習也

集解 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纂註 王氏曰凡教在初而治在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 鄱氏曰九者剛之象閑之之道也初者始之象閑之之時也 朱氏曰禮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防瀆亂也 楊氏時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

閒終必亂矣　胡氏允曰閑戶閾所以隔內外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呂音訓饋陸氏曰巨愧反食也

集解

程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它本无此五字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主中饋而已所謂唯酒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　朱氏曰二主婦坎水離火應巽木亨飪主饋事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國門之修无境外之志　雙湖先生曰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粢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象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呂音訓嗃嗃陸氏曰呼落反又呼學反馬云悅樂自得貌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晁氏曰侯云嗃嗃嚴也鄭作熇熇苦熱之意案確古文嘻嘻陸氏曰喜悲反馬云笑聲鄭云驕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績作喜喜　晁氏曰案喜古字

集解

程子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一作人苦急束一作迷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

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而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致於凶故未遽言凶也 朱子曰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附錄

朱子語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卻甘茶本苦物喫過卻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易說

纂註

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

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閒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愛暱比之私勝則敗度喪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　林氏栗曰離火故有炎嗃之象鄭子產云家道尚嚴而戒瀆故曰悔厲吉

東萊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以知其必敗　雙湖先生曰六爻獨於九三稱家人以其當一卦之中介乎二陰之閒有夫道焉為一家之主者也水火相射而成聲有嗃嗃嘻嘻之象坎為子離為婦故又有婦子之象焉

六四富家大吉

集解　程子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

孰大焉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附録 朱子語占法陽主貴陰主富淵

纂註 徐氏曰六四位當應剛又介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莫此之盛故曰富家大吉 馮氏當可曰富家道興隆之象 李氏開曰初開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順於陽則益不勝其為吉矣 雙湖先生曰以富貴對言則陽貴陰富若以貧富對言則陽實為富陰虛為貧陽實為大陰虛為小四承乘應皆陽有其富有其大耳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呂音訓假陸氏曰更白反至也鄭云登也徐古雅反馬云大也

集解 程子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

恭已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 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附錄

朱子語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 湖 問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 鉄

纂註

楊氏時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內治聽之也故勿恤吉 蘭氏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瀆故不待憂恤而吉 林氏栗曰傳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 雙湖先生曰常人處家之道九三爻已盡之

此又自王者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集解

程子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纂註

司馬公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如可畏而獲終吉也　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

乎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　馮氏當可曰為人父者躬行之有素則家人无不孚之者矣其所謂躬行者豈飾厲以為威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心罔念已潛消而默化矣此威如之謂也反身之謂也夫六爻自初至五剛柔各得其位家道貴整肅也此爻宜以柔居之乃反柔為剛何也家道整肅不可有始而无終也故曰威如終吉　蔡氏曰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柔應剛故有順德三與上以剛遇剛故三嗃嗃而上威如也　熊氏曰初閑上威言終始貴乎嚴而治家之道貴嚴不貴寬也又曰一卦四陽二陰陽以剛而主嚴陰以柔而主順正家之道若是而已　李氏過曰卦中六爻不惟男女之定位剛柔之位亦不可易上父道三母道貴嚴五夫道貴義以九居之四子道二婦道貴順以六居之初女之道安得用剛蓋女子之未從人也當以禮自防不然則為不有躬之女故亦以九居之剛

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善

大象傳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吕音訓行陸下孟反

集解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朱子曰身修則家治矣

附錄

朱子語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　易說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答曰固是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炙也　大雅　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煇

纂註

郭氏雍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之外也修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是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之修身也　馮氏椅曰物物則也恒度

也齊家自修身始修身自言行始李氏過曰風自火
出㷀籥之火也大凡鼓鑄須是鼓得許多風從火裏出
故風自火出㷀籥自有一箇戶庭闢與家之象也就中
必有模範風也火也金也器也皆有模範君子體之言
有物行有恒正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恒其則也
一身之模範一家之模範也一家之模範天下之模範
也

象傳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集解程子曰家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朱子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纂註馮氏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正有補世教為多又曰兼三才而兩之五天二地也雙湖先生曰卦以二體言故惟言利女貞而說離數多象傳就二五言故說男女正而內外交義兼備廣彖辭之旨也不以卦論男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集解程子曰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朱子曰亦謂二五

附錄

朱子語問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曰所尊嚴之君長也易說問家人象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因象辭而言耳大抵象傳取象最精象中所取卻恐有假合處道夫

纂註司馬公曰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亦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集解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朱子曰上父

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纂註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朱氏曰家人猶臣妾也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雞鳴而朝故曰嚴　張氏汝弼曰國有嚴君則朝廷治家有嚴君則人倫正　馮氏椅曰凡曰貞者不特正有固守之義女貞之義所該者廣孔子特以男女內外之位正言之　南軒張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彊而陰弱夫倡婦隨之象也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　雙湖先生曰長女居上中女居下長幼有序之象也自初至五皆得其位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　鄭氏東卿曰家人之卦由人事而名也天理在焉學者不勞通其情而拘於家人一事則

六十四卦皆拘也 小象傳閑有家志未變也集解程子曰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朱子曰志未變而預防之纂註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集解程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集解程子曰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集解程子曰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纂註蔡氏曰順在位謂父子兄弟夫婦各正其位而无逆也 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

寶王而後為富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則所謂富也吉莫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集解　程子曰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　朱子曰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集解　程子曰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纂註　南軒張氏曰居家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視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於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　趙氏曰世固有嚴於處家

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於上下胥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威如哉

周易會通卷七